

存在与冲突

——试论穆斯林移民对欧洲政治与社会的影响

罗爱玲

内容提要 二战以后,欧洲成为主要的移民接纳地区。由于欧洲与中东、北非国家有着非常密切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关系,因此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在欧洲占很大的比例,其中尤以穆斯林居多。随着穆斯林移民成为欧洲最大的少数族群,他们逐渐对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观等产生了影响,不仅引起了欧洲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而且也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需要整合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 欧洲 穆斯林移民 政治与社会

二战以后,随着欧洲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在欧洲殖民者从殖民地作为回迁移民返回宗主国的同时,来自殖民地的非欧洲国家移民也大量进入欧洲。在法国,其外来移民主体是北非马格里布的移民;在英国,以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非洲的移民为最;在德国,来自土耳其的移民为外来移民主体。这些国家的移民大多信仰伊斯兰教,因此穆斯林成为移民中的主体。随着穆斯林移民成为欧洲最大的少数族群,他们逐渐对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观等产生了影响,不仅引起欧洲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而且也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需要整合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欧洲穆斯林的人口分布与现状

由于比利时、丹麦、法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卢森堡、西班牙等国都禁止政府在进行人口普查和其他官方调查时涉及宗教问题,因此几乎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对境内穆斯林的人口数量有全面的数据统计。但据美国国务院《2003年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现居欧洲的穆斯林人口已达2300万,占欧洲总人口的近5%。值得关注的是,在过去30年里,欧洲穆斯林人口已经增长了2倍多,而且增长率还在不断攀升。20世纪70年代继第一次阿拉伯石油禁运及随后的欧洲经济低迷后,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对劳动力移民关上了大门,但每年仍有50万移民(主要是家庭团聚移民)和40万寻求避难者前往西欧。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在这两股移民人群中,穆斯林占了很大比例,其中又以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的为最。而且在西欧的非法移民中,穆斯林的比例也最高(每年进入西欧的非法移民大概在12万至50万之间),以致在一些欧洲国家,“穆斯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移民”的同义词。在未来30年里,由于中东、北非国家的人口将成倍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2003,载美国国务院网站(<http://www.state.gov/g/drl/rls/irf/2003/>)。而根据欧盟官方网站于2004年公布的统计数据,以及欧共体统计办公室、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于2005和2007年公布的世界各国概况统计数据,整个欧盟国家的穆斯林人口约为1614.6万,占整个欧盟国家总人口的比例为3.3%,详见文中表格。

Timothy M. Savage, "Europe and Islam: Crescent Waxing, Cultures Clashing",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4, p. 26.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0*, IOM: Geneva, 2000, p. 195.

IOM, "Facts and Figures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Migration Policy Issues*, no. 2, March 2003.

增长,而欧洲的人口将不断减少,故出现由南至北的移民潮将不可避免,且这股移民潮又会因欧洲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而不断加强。联合国曾在 2000 年预测,由于人口老龄化,欧洲每年需要 94.9 万移民才能维持其在 1995 年的人口水平;每年需要 158.8 万移民才能维持其在 1995 年的劳动力水平,或者每年需要 1348 万移民才能维持其有效的人口供养比率 (population support ratios,即 65 岁和 65 岁以上人口与 15 至 64 岁人口之间的比率,主要用来表明对于每一名老年人而言,有多少可能的劳动力。)。要想弥补这种人口鸿沟,就只有移民,而移民中占很大比例的就是穆斯林。欧洲穆斯林具有以下特点:

1 出生率和年轻化程度都很高。在欧洲穆斯林中,有 50% 出生在西欧,他们的生育率是非穆斯林的 3 倍。到 2015 年,欧洲的穆斯林人口将会成倍增长,与之相反,非穆斯林人口将下降 3.5%。到 2025 年,1/4 的法国人将为穆斯林,若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到 21 世纪中叶,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穆斯林人口或许就会超过非穆斯林。与此同时,穆斯林人口的年轻化程度也远远高于非穆斯林,所以欧洲 X 一代和千年一代的人口中穆斯林的比例也高于非穆斯林。在法国,穆斯林人口有 500 万,占法国总人口的 8.3%,其中 1/3 的年龄在 20 岁以下 (全国同年龄段的人口比例为 21%);在德国,穆斯林人口有 35 万,占德国总人口的 4.3%,其中 1/3 的年龄在 18 岁以下 (全国同年龄段的人口比例为 18%);在英国,穆斯林人口有 160 万,占英国总人口的 2.7%,其中 1/3 的年龄在 15 岁以下 (全国同年龄段的人口比例为 18%);在比利时,穆斯林人口有 40 万,占全国总人口的 3.9%,其中 1/3 的年龄在 15 岁以下 (全国同年龄段的人口比例为 18%)。穆斯林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原因之一在于欧洲总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据联合国预测,到 2050 年,欧洲人口将从 2000 年的 7.28 亿降至 6 亿左右,将足足减少 1 亿多。

2 聚居于大城市郊区以及工业化地区,形成以社群关系为主的生活核心圈。由于早期移民通常是集体进入欧洲寻找工作机会,因此,大多数穆斯林移民都集中在伦敦、巴黎、柏林等大城市郊区以及工业化地区。例如,有 2/5 的英国穆斯林居住在大伦敦区,1/3 的法国穆斯林居住在巴黎大区,1/3 的德国穆斯林集中在鲁尔工业区。在法国的巴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和英国的伯明翰,穆斯林人口的比例为 15%;在英国的伦敦,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挪威的奥斯陆,丹麦的哥本哈根等城市,穆斯林人口也占到 10% 以上;在瑞典南部港口城市马尔默和法国南部港口城市马赛,穆斯林人口的比例则分别达到 20% 和 25% 以上。这种集中居住的社群模式作为一种互帮互助式的集体机制,在早期对移民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但在充当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纽带时,其

Population Division, UN Secretariat, "Replacement Migration: Is it a Solution to Declining and Aging Population?", <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migration/migration.htm>, March 21, 2000.

Mustafa Malik, "Islam in Europe: Quest for a Paradigm", *Middle East Policy*, no. 2, June 2001, p. 100; Christopher Caldwell, "The Crescent and the Tricolor", *Atlantic Monthly*, November 2000, p. 22.

Omer Taspinar, "Europe's Muslim Street", *Foreign Policy*, March - April 2003, p. 77.

Michel Gurkinkiel, "Islam in France: Is the French Way of Life in Danger?", *Middle East Quarterly*, no. 1, March 1997, p. 19.

Peter Mandaville, "Muslim Youth in Europe", in Shireen T. Hunter (ed.), *Islam, Europe's Second Religion*,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2, pp. 219 - 230.

Timothy M. Savage, "Europe and Islam: Crescent Waxing, Cultures Clashing",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4, p. 28; Statistic Off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 The CIA World Factbook, <http://www.odci.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index.html>

Population Division, UN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2 Revision - Highlights", <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 February 26, 2003.

Jorgen S. Nielson, *Muslims in Western Europe* (2nd ed.),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6.

Yvonne Yazbeck Haddad (ed.), *Muslims in the West: From Sojourners to Citize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88, 110.

从社群走向社会的转化功能经常失效,由此造成了社群与主流社会的隔阂,甚至形成“隔都”(ghetto)。由于穆斯林移民的失业率通常是非穆斯林的两倍,加之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都很低,即使就业了,晋升的空间也非常有限,导致了穆斯林移民选择自我封闭,从而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穆斯林社区。

欧盟国家的穆斯林人口

成员国	总人口(百万)	穆斯林人口(百万)	穆斯林人口所占比例
塞浦路斯	0.8	0.14	17.5%
保加利亚	7.5	0.9	12.0%
法国	60.4	5.0	8.3%
荷兰	15.8	1.0	6.3%
丹麦	5.3	0.27	5.1%
瑞典	8.9	0.4	4.5%
奥地利	8.1	0.34	4.2%
德国	82.0	3.5	4.3%
比利时	10.2	0.4	3.9%
英国	58.6	1.6	2.7%
西班牙	39.4	1.0	2.5%
斯洛文尼亚	2.0	0.02	1.0%
意大利	57.6	1.0	1.7%
希腊	10.6	0.1	0.9%
罗马尼亚	22.3	0.2	0.9%
捷克共和国	10.3	0.02	0.2%
爱沙尼亚	1.4	0.02	1.4%
芬兰	5.2	0.02	0.4%
匈牙利	10.1	0.02	0.2%
爱尔兰	3.7	0.007	0.2%
拉脱维亚	2.4	0.008	0.3%
立陶宛	3.7	0.11	3.0%
卢森堡	0.4	0.004	1.0%
马耳他	0.4	0.008	2.0%
波兰	38.7	0.015	0.04%
葡萄牙	10.8	0.039	0.4%
斯洛伐克	5.4	0.005	0.09%
欧盟总人口	482.0	16.146	3.3%

资料来源:欧盟官方网站于2004年公布的统计数据,载 http://europa.eu.int/keyfigures/sizeandpopulation/howmany/index_en.htm;欧共体统计办公室、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于2005和2007年公布的世界各国概况统计数据,载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4385768.stm>; <http://www.odci.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index.html>

原指中世纪欧洲犹太人被固定居住在一定的区域、与周围社区隔离的现象。这里借指欧洲穆斯林的居住和生活与主流社会相隔离。

在与主流社会相隔离的情况下,欧洲穆斯林的经济状况更难改善,他们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并遭到社会主体的排斥,从而陷入了从隔离到受排斥再到愈加隔离的恶性循环中,于是对母国尤其是伊斯兰教的认同感加强,以期从中寻找慰藉。正如法国某媒体所报道的:“他们是共和国之子,尽管他们不一定自觉认同;他们是共和国的弃儿,这一点他们感同身受,而且还处于一种失意的移民后代特有的灵魂撕裂状态。”“9·11”后,欧洲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认同比1994年和1989年时强化了许多,与此同时,欧洲各地则开始弥漫着一种“伊斯兰恐惧症”。2004年以来,欧盟各国发生了上百起针对穆斯林的暴力和威胁事件,包括破坏清真寺、辱骂穆斯林以及各种人身袭击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穆斯林觉得“自己处于一种被怀疑参与恐怖活动的大环境中”,觉得自己像是二等公民。主流社会的人们认为穆斯林社区容不得西方价值观,而且支持“基地”等恐怖主义组织,因此穆斯林认为,他们能否被主流社会接纳,越来越取决于他们是否“接受主流社会的同化”以及是否愿意抛弃穆斯林的特征。可见“9·11”后,欧洲主流社会与穆斯林之间的不信任感在增强,这为欧洲的民族融合政策增添了障碍。

二、欧洲对穆斯林移民的态度:从开放到排斥

二战以后,百废待兴的欧洲急需大量外来移民来填补劳动力的缺乏,于是从20世纪50、60年代起大批移民前往欧洲,为欧洲战后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重建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因此受到了欧洲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双重欢迎。1951年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50%的法国人认为外国劳工在法国从事有效服务;到1973年,这一比例增至80%,绝大多数法国人认为外国人承担了法国人不愿做的工作,值得欢迎。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包括难民和非法移民在内的大量外国移民的到来,以及外国移民社会犯罪率的上升,法国民众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1985年在接受调查的法国人中,有45%的人担心个人的安全问题,担心这一问题的妇女占妇女数量的比例为55%,小商贩为60%,50岁以上的人为53%。法国人突然意识到,即使在自己的国家也有遭受来自于同样是法国国民的非洲裔移民袭击与伤害的可能。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法国民众对外国移民开始产生了排斥心理。20世纪80年代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有46%的人认为法国政府对外国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做了太多的让步;另有70%的人主张将外国移民首先是穆斯林移民全部驱逐出境。20世纪90年代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76%的人认为在法国的阿拉伯人太多了。“9·11”事件以后,由于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活动多与阿拉伯裔穆斯林有关,这更加重了欧洲国家的民众接受穆斯林移民的难度和对穆斯林移民的排斥情绪。这种排外主义情绪为欧洲主张保障民族利益、反对外来移民的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提供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而由此引发的社会犯罪和种族主义问题又成为了威胁欧洲国家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要想探究这一移民问题显性化的个中原因,需要从欧洲移民的类别入手进行分析。

20世纪60年代以后,欧洲接纳的外国移民主要有四个类别:第一类是在欧洲国家长期居留、自发迁移的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比如法国中部的意大利移民和西班牙移民,德国的法国移民

Conrad Phillip Kottak, *Cul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The McGraw Hill Company, 2002, p. 266

雅尼克:《“郊区暴乱”挑战法兰西整合模式》,载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071/article_77.asp, 2005年11月4日。

Open Society Institute, *EU Accession Monitoring Program*, 2002, p. 76

《穆斯林在欧洲遭受严重歧视》,载《参考消息》,2006年12月20日。

〔法〕卡琳娜·盖哈西莫夫著、李明欢译:《共和模式的困境》,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4期。

宋全成:《欧洲移民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7页。

金重远:《法国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历史和现实》,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或意大利移民等;第二类是20世纪50、60年代依据欧洲移民接纳国与其他欧洲移民输出国签署的劳工招募协议而引进的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第三类是依据劳工招募协议而引进的来自非欧洲国家的移民,如法国的来自马格里布的穆斯林移民,德国的来自土耳其的穆斯林移民;第四类别是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亚、非、拉和东欧国家的难民和非法移民。第一、二类移民由于同属于欧洲国家,与接纳国有着一致或相似的政治理念、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因此在接纳国移民模式的自然同化下顺利完成了与接纳国的社会融合与同化过程。第三类移民虽然在用工合同期满后,有少部分回到了母国,但绝大部分留在了接纳国,并受益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欧洲开始实行的家庭团聚移民政策,逐渐将家庭成员也迁移到了欧洲。例如,在德国300万的外国劳工中,滞留下来的主要是土耳其劳工;而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工作移民则留在了法国。目前,正是这部分穆斯林移民成为了欧洲社会融合和一体化进程的一大障碍以及欧洲民众排斥的主要对象。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首先,欧洲穆斯林在来源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地域性强,来自环地中海地区的北非各国以及土耳其的移民居多,是欧洲各国南方移民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这些地区曾经都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因此欧洲的广大民众在对待这些穆斯林移民时总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从来没有对他们平等相待。20世纪50、60年代,法国政府给来自马格里布的穆斯林移民提供的都是位于郊区的廉租简易房屋,因为政府根本没有打算让这些移民长期在法国定居下去;德国把外国劳工称作“客籍工人”,认为既然是“客人”,就不可能在“主人”那里长期居留,所以一直没有给予他们正式的长期居留权,也就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针对这些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合政策。时至今日,虽然穆斯林已成为欧洲最大的少数族群,伊斯兰教在37个欧洲国家的16个国家中也已经处于第二大宗教的位置,但仍有13个欧洲国家不承认伊斯兰教为宗教;在欧洲很多国家,穆斯林也不被承认为少数民族,因此不享有少数民族应有的待遇和保护。

其次,随着欧洲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穆斯林移民与本土人口的利益冲突开始表面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当欧洲社会与经济的重建任务业已完成、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的时候,大量的中小企业倒闭,就业岗位急剧减少,从而出现了长期居留的外国移民与欧洲本土人口在劳动就业上的冲突。进入90年代后,由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欧洲很多跨国企业纷纷外迁,此举进一步导致了本土就业岗位的减少和就业竞争的加剧。其结果是受教育水平低下的穆斯林移民既成为了失业大军的主体部分,又成为了本土人口发泄不满的主要对象。当本土人口因为“丢掉饭碗”而迁怒于“外国人”时,穆斯林移民也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从而对居住国心怀不满,因为穆斯林移民多从事着欧洲国家国民所不愿做的繁重工作,但是却没能从欧洲经济发展的奇迹中普遍享受到好处,相反,他们依旧处于社会的最下层,依旧是欧洲国家中最贫穷的弱势群体。在伦敦,穆斯林移民不仅生活贫穷,居住偏远,而且失业率也要比一般的英国人高4倍以上。伦敦的穆斯林青年也普遍感觉到生活的挫败,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热衷于投身伊斯兰“圣战”事业,从而使这个城市获得了“伦敦斯坦”的别名。在法国,第二、三代北非穆斯林移民虽然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已经基本归化,他们中也有2/3的人表示愿意为保卫法国而随时应征入伍,但由于生活贫困、受教育水平低下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他们中存在着严重的青少年犯罪和吸毒问题。

再次,穆斯林移民与居住国的文化冲突日益深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存在着内在差

宋全成:《欧洲移民研究》,第270页。

宋全成:《简论德国的移民历史进程》,载《文史哲》,2005年第3期。

这37个欧洲国家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但不包括原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以及土耳其。

宋全成:《欧洲移民研究》,第304页。

异,历来冲突不断。从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一直到19世纪,欧洲国家一直将伊斯兰世界视为“异教徒”,并通过坚船利炮先后征服过整个伊斯兰世界,而伊斯兰世界也始终反抗着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这两种文化之间长期的对立导致了两个种族群体的敌对心态,1991年法国不同种族群体对待海湾战争的不同态度就是明证:真正的土生土长的法国人大多同情以色列,而北非的穆斯林移民则大多支持伊拉克。当20世纪70年代大量穆斯林移民涌入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并成为欧洲第一大外来群体的时候,伊斯兰教文化固有的封闭性、自我完善性和政教合一性就逐渐与以基督教文化为根本的欧洲价值观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从而对欧洲主流文化造成冲击。随着穆斯林移民的到来,伊斯兰教文化也跟随进入,清真寺或礼拜堂的建立使得穆斯林移民即使生活在欧洲,也能完全按照伊斯兰教的工作、生活与文化方式来生存和发展。这一现象在法国尤为突出,目前法国有清真寺1550多座,其中有13座能容纳1000人,给这些清真寺提供资助的并不是法国政府,而是摩洛哥、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清真寺的神职人员也主要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可以说,在欧洲主要移民接纳国,伊斯兰教文化不仅控制着穆斯林移民的个人信仰,而且规范着穆斯林移民的公共社会生活。这使曾经拥有强大信仰魅力和统一力量的基督教文化在信奉更具宗教凝聚力的伊斯兰教文化的众多穆斯林移民面前,失去了其原有的同化功能。因此,欧洲民众普遍认为,伊斯兰教文化已经移植到了欧洲大陆,形成了欧洲大陆中的一个没有固定边界的“伊斯兰国”,对欧洲主流文化构成了巨大威胁。土耳其裔荷兰籍女演员方达·穆耶迪(Funda M. Üde)的遭遇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欧洲民众对穆斯林移民的这种认知变化:在2000年,她被称作“肮脏的土耳其人”,2001年后被称作“肮脏的外国人”,而最近的称呼又变成了“肮脏的穆斯林”。虽然欧洲各国对穆斯林移民极力推行“归化”政策,以确保自己国家在文化上的统一性,但在穆斯林移民对自身的经济境遇极为不满的情况下,这种归化只会引起他们的反弹,只会促使他们顽强地保持自身种群的人文特征和宗教信仰。文化上的碰撞与冲突使得穆斯林移民问题更趋复杂化,更加难以解决。

最后,全球化趋势对精英移民的大量需求也是导致欧洲不欢迎穆斯林移民的主要原因。与20世纪70年代之前欧洲需要的大量劳工不同,80年代以后,随着科技的发展,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迅猛,以欧洲为主的发达国家对移民的需求标准开始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普通移民转向了必须具有一定知识与技能的精英移民,而穆斯林移民由于传统上一直不太重视教育,加之“男尊女卑”的思想非常严重,因此就学率很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则更少,这样的知识水平很难达到欧洲国家的就业标准。与此同时,他们还享受着欧洲国家的福利政策,欧洲民众将不满情绪发泄到他们身上就不足为怪了。这从2007年法国总统萨科齐力推的“有选择性”移民政策中可见一斑:根据法国移民部2007年12月28日发布的一份通报,从2007年12月20日起,在法国全境只有6种职业向欧盟以外国家的侨民开放,而且还必须有一定技能才行,比如审计、会计和财务监督、资料处理技术员、建筑及公共工程的工地负责人和监工。可以说,这主要是针对以穆斯林为主的非洲和亚洲国家移民的。相比之下,该政策对来自东欧国家的移民则提供了更多的职业选择,除了传统的建筑、公共工程和饭店餐饮业之外,自此以后东欧国家移民还可申请工业企业的技师或管理干部的职业,以及管理、金融、信息、银行、保险和医疗(做护理助手)部门的职位等,包括技术和非技术工种多达150种,也就是说几乎涵盖了所有职业领域。

Sami Nair, "Les Defis de l'immigration", Label France, Javier 2000.

舒筌:《法国:有待承认的移民国家》,载《国际瞭望》,2001年第9期。

Timothy A. Bymes, "European Politics Gets Old - Time Religion", *Current History*, March 2008, p. 129.

《向外国人开放的职业名单》,载《参考消息》,2007年12月31日。

三、穆斯林移民与欧洲的社会和政治发展前景

穆斯林移民较高的自然出生率使得他们在欧洲的人数越来越多,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穆斯林移民问题最终从一个边缘性的社会问题上升为一个威胁欧洲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的非传统安全性问题。这主要体现为:暴力冲突的增加和新一波反犹太主义的出现,欧洲政坛右翼势力的崛起,对欧洲政治发展趋势的重新评估,对构建一个更加紧密的欧洲的挑战以及欧洲外交政策的重新调整等。

(一)对欧洲社会稳定的冲击与影响

社会身份的不确定、文化上的受排斥、生活状况的不如意,加之巴以冲突的久拖不决,欧洲穆斯林除了通过焚烧汽车等极端方式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以外,还通过反犹和恐怖主义活动加以发泄。“9·11”事件后,仅2002年一年,法国发生的反犹暴力活动就比2001年多了六倍。与此同时,2001—2002年期间从法国移民以色列的人数也增加了一倍,是1972年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据以色列政府2004年1月底公布的数据,2002年共有2556名法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2003年有2380名,而在1990—2000年间,平均每年只有800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移民的年龄大多在16—25岁之间。在法国以及欧洲其他地区发生的反犹活动大都与阿拉伯裔穆斯林有关联,由于对巴以冲突迟迟未能解决而感到愤怒,他们于是通过反犹活动予以发泄,而且这种活动越来越被他们中的右翼分子所利用。2003年,德国政府取缔了一个激进的伊斯兰组织“Hizb ut-Tahrir”(HuT),因为该组织在德国宣传反犹主义,鼓励对犹太人发动暴力袭击,并且与德国的新纳粹民族党有一定的联系,该党成员在2002年10月参加了HuT在柏林举行的反犹、反以色列示威游行。英国、比利时、丹麦和意大利等国对此都备加关注,担心这种反犹活动被欧洲的极右或极左翼组织所利用,进而掀起新一波的反犹浪潮。

2005年7月7日伦敦地铁连环爆炸案被逮捕的24人中,22人是巴基斯坦裔,另外两人则为孟加拉裔、伊朗裔,实施爆炸的恐怖分子几乎都是在英国土生土长的“第二代穆斯林移民”;同年10月27日发生在巴黎的移民骚乱,其参与主体也是第二、三代穆斯林移民。这些事件反映了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合与身份认同问题已经成为欧洲社会冲突频发的诱因,它改变了传统的冲突模式和冲突根源,使移民与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民族的标识符号。据欧洲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估计,欧洲有1%—2%的穆斯林(大约25000至50000人)参加过不同形式的极端主义活动。“9·11”事件后,恐怖分子的经验很快被欧洲穆斯林所效仿,欧洲国家逮捕的恐怖嫌疑分子的人数是美国的20倍。

年轻的穆斯林移民在恐怖分子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且大多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当他们不被欧洲主流社会所认同,当他们被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至上的社会所排斥,当他们自身的传统文化被边缘化、个人身份发生巨大危机时,就会在孤独和无助中到极端恐怖组织里去寻找“慰藉”。而这批年轻人的条件正好符合极端恐怖组织的要求:他们通常接受过大学工科教育,单身,或者是失业的下岗工人,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出生在欧洲,不再有母国的概念,所以对任何一个中东国家都没

Elaine Sciolino, "French Rallies against War Shift Focus to Israel", *New York Times*, March, 2003.

Craig S. Smith, "French Jews Tell of a New and Threatening Wave of Anti-Semitism", *New York Times*, March 22, 2003.

Philip Delves Broughton, "French Anti-Semitism Drives More Jews to Settle in Israel",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 January 29, 2004.

Timothy M. Savage, "Europe and Islam: Crescent Waxing, Cultures Clashing",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4, p. 30.

Fredrick S. Kempe, "Europe's Middle East Side Story",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9, 2003.

有敌意,不属于任何一个中东国家的情报机构或极端主义运动派别。这些正好可以为恐怖组织的全球活动服务。荷兰学者埃德温·巴克与泰耶·希德·唐克通过研究发现,在恐怖主义领导人本·拉登的欧洲“战士”中,当地招募的人数正在上升。欧洲恐怖分子主要来自29个族群,其中比例最大的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移民,他们同其他北非移民在被研究的人员中占了一半以上,其主要活动范围在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第二大族群是巴基斯坦裔,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英国。这些恐怖分子中有超过80%的人都是在居住国走上“圣战”道路的,他们与全球穆斯林激进分子的不同点在于,他们很少是在外部的干预下变得激进的,而是经常同朋友和家人一起变得激进,其激进化的阶段正在变得越来越短。

(二)穆斯林移民与欧洲政治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增长给欧洲极端右翼政党提供了一个新生的机会。这些政党利用欧洲主流社会对伊斯兰的恐惧心理,通过渲染穆斯林移民给欧洲社会造成的影响来赢得许多选民的支持,如比利时的“佛兰德人组织”(Flemish Bloc)、英国的“民族党”(the British National Party)、丹麦的“人民党”(People's Party)、法国的“国民阵线”(French National Front)、意大利的“北方联盟”(Northern League)、瑞士的“人民党”(People's Party)都是如此。同时,欧洲其他一些联合执政的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也会通过发布反对伊斯兰的观点来争取右翼政党的支持。这种右转倾向在各国限制移民的法律中有所体现。2004年法国颁布的《禁戴头巾法》、2006年的《初次劳动合同法》等,都是在右翼势力的推动和支持下出台的。

目前,欧洲穆斯林的政治参与度还不是很高。2004年3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在英国,有将近一半的穆斯林表示他们不会参加下一届的议会投票选举;在高达92%的公民登记投票的法国,穆斯林选民的比例只有37%。而且,像第一代和第二代穆斯林移民一样,第三代穆斯林移民即使参加了投票选举,他们关心的主要还是社会福利问题,支持的也大多是欧洲的中左翼政党。例如在英国1997年的议会选举中,85%的穆斯林移民支持工党。最近几年,他们的政治取向开始发生变化,一部分穆斯林社区开始支持中间或者中间偏右的政党,而且更加重视家庭、社会、道德以及企业发展等保守的价值观等问题。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福利体系的难以为继以及对恐怖主义的担忧,欧洲对移民的限制程度和排斥心理会越来越加剧,届时,欧洲各国的右翼或中右翼政党肯定会大打“伊斯兰问题”这张敏感的“王牌”,以此来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穆斯林移民要想融入欧洲社会,今后的一条必选之路就是广泛参与欧洲的政治活动,而不是一味地维持自身的伊斯兰特征。因为随着穆斯林获得欧洲国家公民身份的比例逐年提高,他们未来的参政空间还是很大的。在法国和英国,有3/5的穆斯林获得了公民身份;在德国,这一比例是15%—20%左右;而在其他欧洲国家,也有11%的穆斯林获得了公民身份。在整个欧洲,大约还有48%的穆斯林移民希望获得公民身份,一旦这些穆斯林移民也获得了公民身份,就意味着德国将会增加240万名新公民和潜在的选民,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将会有100万名穆斯林公民。

鉴于不断增长的穆斯林人口,欧洲各国政府在制订一系列政策时也不得不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之所以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其中就有穆斯林因素的考虑,他们担心会因此而引起国内穆斯林移民的抗议和骚乱,因为这些穆斯林大多属于蓝领阶层,居住在传统上支持中左翼政党的选区,一旦得罪了这些穆斯林,有朝一日他们参加投票选举,就

《欧洲“基地”成员逐渐本土化》,载《参考消息》,2007年4月14日。

ICM Polls, <http://www.icmresearch.co.uk/reviews>, March 3 - 11, 2004.

Andrew Rawnsley, "A Catastrophic Success for the Tories", *Observer*, May 4, 2003.

Timothy M. Savage, "Europe and Islam: Crescent Waxing, Cultures Clashing",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4, p. 31.

会将选票投向中间或者中间偏右的政党,那么执政的中左翼政党的政治地位就会岌岌可危。因此,穆斯林移民在今后将会成为欧洲各国政府竞选时极力争取的一个筹码。

(三)对欧洲一体化及内外政策的影响

随着欧洲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和成员国范围的不断扩大,欧洲正面临着不小的“伊斯兰挑战”。对内,欧洲必须将日益“隔都化”且不断增加的穆斯林群体整合进欧洲社会中;对外,欧洲必须适当调整对穆斯林人口占多数且政局动荡的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

欧洲人与穆斯林移民互相将对方的文化和价值观视为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挑战,这使欧洲人与穆斯林移民形成了两个互不相交的“平行社会”。2002年,德国19%的被调查者主张禁止穆斯林在德国举行宗教活动,43%的被调查者对伊斯兰教的包容性表示怀疑,而67%的被调查者认为穆斯林在从事宗教活动时也应该更多地尊重德国的价值观。2003年的一份调查发现,法国3/4的穆斯林认为伊斯兰的价值观与法国的共和价值观是兼容的,但是在25岁以下的青年穆斯林中,只有1/4的人认为两种价值观是相容的,与此同时,有62%的法国人认为伊斯兰价值观与法国的价值观是不相容的。为此,在国内政策方面,欧洲各国政府曾努力通过世俗化政策来使穆斯林归化,例如通过世俗化教育使穆斯林将认同的对象从伊斯兰教转向国家,禁止从穆斯林移民的母国引进阿訇,要求穆斯林移民掌握和了解居住国的语言及文化。为了减少穆斯林移民对阿拉伯国家经济上的依赖以及阿拉伯国家对穆斯林移民的影响力,欧洲国家还为清真寺的建设和穆斯林的宗教活动提供便利,并按照官方的标准组建了一些穆斯林组织,如比利时的伊斯兰教中央委员会(Central Body for the Islamic Religion)、德国的穆斯林中央理事会(Central Council of Muslim)、法国的穆斯林宗教理事会(the French Council of the Muslim Religion)。由于这些组织仅仅代表了官方的意志,忽略了穆斯林群体中存在的教派分歧以及伊斯兰教本身的非等级性特征,不具有广泛性,因此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并没有达到官方预想的成为联系政府与穆斯林之间桥梁的目的,反而加剧了穆斯林群体的孤立倾向,使他们越来越脱离主流社会。

虽然到目前为止,穆斯林移民还未对欧洲的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不久的将来这种局面肯定会改变。一旦穆斯林移民的政治参与度得到提高,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欧洲的政治活动中,同时经济地位也得到提升,那么他们对欧洲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就会越来越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穆斯林移民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对伊斯兰教的认同会使得他们对发生在全球伊斯兰国家的事件给予关注,例如巴以冲突、伊拉克问题、波斯尼亚冲突等。2003年2月中旬,英国的“穆斯林协会”(the Muslim Association of Britain)和“停止战争联合会”(the Stop the War Coalition)在伦敦联合发起了一场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要求政府“不要攻打伊拉克”和“解放巴勒斯坦”,参加人数多达100万人。其次,对欧洲各国的政府和领导人来说,引导穆斯林移民更多地关注于国家的对外政策比让他们过分纠缠于国内问题更有利于自身政权的稳定,因为在外交政策与国内问题的利益权衡之间,外交政策上的损失要比国内政策上的小得多。最后,欧洲与许多穆斯林国家接壤,因此它的许多外交和国内政策必须将伊斯兰邻国的因素考虑进去。一旦周边的伊斯兰国家出现动荡,自然会波及到与其临近的欧洲国家,并出现新一波的移民潮,从而影响欧洲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以及一体化的深入发展。

有鉴于此,2007年萨科齐当选为法国总统后不久,就提出了“地中海联盟”的倡议,希望利用这

Dr. 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 "Was Halten die Deutschen von Islam?", 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 Working Paper, May 2003, <http://www.iirh-info.de/archiv/2003/KAS-StudieIslam6-03.pdf>

Jerome Cordelier, "Le Point Poll: Islam is a Worrry for the French", *Le Point*, May 16, 2003.

Timothy M. Savage, "Europe and Islam: Crescent Waxing, Cultures Clashing",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4, p. 40.

样一个机构把地中海沿岸的包括从摩洛哥到马耳他乃至以色列的 21 国联合起来,共同关注安全、移民问题以及各国间的环境与文化联系,限制非洲移民和遏制恐怖主义,促进经济发展。但该计划提出后,立即遭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反对,她认为该计划虽然有助于团结地中海沿岸的南北国家,化解大量紧张关系,但会引起东欧国家的担忧;欧盟将过于关注南部地区,同时还会引起欧盟内部的两个主要“发动机”——德国和法国——关注点的分离,即诸如德国这样的国家可能更重视东部,而诸如法国这样的国家则更重视南部。其实早在 1995 年欧洲就与地中海沿岸国家通过签定《巴塞罗那进程》建立了地中海伙伴关系,以解决欧洲内部存在的穆斯林移民问题。根据该进程计划,从 1995 年到 2006 年,每年拿出 10 亿欧元来促进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发展,加强欧洲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同时这些地中海沿岸国家每年可从欧洲投资银行申请到最高 30 亿欧元的贷款。此外,欧洲近年来采取的安全战略“一个更加美好世界中的安全的欧洲”以及新近提出的倡议“广泛的欧洲——新邻居”,也是这种努力的成果,即欧洲在保障自身安全、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同时,要加强与这些邻国的紧密合作。“新邻居”倡议力图与周边的 14 个国家或实体(阿尔及利亚、埃及、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叙利亚、突尼斯、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俄罗斯)建立新型的合作关系,自从 2004 年欧盟扩大后,这 14 国的穆斯林人口已经达到 3.85 亿人,且主要集中在欧洲的东南部。

总之,在欧洲国家看来,欧洲的穆斯林人口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移民问题,它已经对欧洲社会的集体身份认同、传统价值观和公共政策形成了直接的挑战,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就曾警告说:“欧洲的穆斯林对欧洲来说,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威胁。”欧洲国家的这种态度在关于妇女权利、政教关系、伊斯兰与民主的相容性等问题的争论上都能够得到反映。欧洲国家认为,穆斯林移民的威胁在安全方面表现为恐怖主义,在经济方面表现为加剧了欧洲各国的失业率,而最根本的威胁体现在对欧洲集体身份认同和对欧洲文化生活方式的冲击上。冷战结束,在西方社会的敌人——共产主义——消失后,西方国家需要寻找一个对立的替代物作为威胁的假想敌,于是穆斯林就成了他们所要寻找的目标,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正好迎合了这一需要,于是“穆斯林威胁论”很快就被炒作起来。“9·11”之后,欧洲的这种“伊斯兰恐惧症”更加严重。可以想见,今后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穆斯林与主流社会之间将会经历一个长期而痛苦的调整与磨合过程。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Europe became the major migration area. Owing to the close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relations with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n countries, immigrants from these countries accounted for a large proportion, especially Muslims among them. With Muslims became the largest minority group in Europe, they had gradual impacts on European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al values, which not only alarmed the European governments, but also became one of the factors incorporated into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

(罗爱玲,助理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上海,200020)

责任编辑:刘真]

《萨科齐提“地中海联盟”倡议》,载《参考消息》,2007年12月8日。

Timothy M. Savage, “Europe and Islam: Crescent Waxing, Cultures Clashing”,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4, p. 40, 25.
“Forget Asylum - Seekers: It's the People Inside Who Count”, *Economist*, May 8, 2003.